

全景纪实

DADI NUHUO—ZHONGGUODONGBEI TESHUGONGRENGKANGBAOJI

# 大地怒火

中国东北特殊工人抗暴记

王希亮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全景纪实

# 大地怒火

—中国东北特殊工人抗暴记

王希亮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地怒火:中国东北特殊工人抗暴记/王希亮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12  
ISBN 7-207-05659-1

I.大… II.王… III.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7729 号

---

责任编辑:龚江红 张晔明  
装帧设计:李 梅

## 大 地 怒 火

——中国东北特殊工人抗暴记  
王希亮 著

---

|       |                                           |
|-------|-------------------------------------------|
| 出 版 者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 通讯地址  |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
| 邮 编   | 150008                                    |
| 网 址   |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mcbs@yeah.net |
| 印 刷   | 黑龙江省教委印刷厂                                 |
|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32                          |
| 印 张   | 9.625                                     |
| 字 数   | 232 000                                   |
| 印 数   | 2 000                                     |
| 版 次   |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7-207-05659-1/K·684                  |

---

定价:18.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 引

# 子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吞中国东北的罪恶战争,从此,东北大好河山和三千万骨肉同胞沦入日本强盗的铁骑蹂躏之下。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中国东北建成进一步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基地,除了在东北实施残酷的军事镇压,疯狂的经济掠夺,粗暴的文化专制和恶毒的奴化教育外,还把从关内大扫荡中抓获的抗日军官兵、根据地干部、普通民众押送到东北各地充当苦役,称作“特殊工人”,以弥补由于侵略战争扩大,战线拉长,财力、物力和人力的不足。东北特殊工人们在皮鞭和刺刀的淫威下,被迫从事常人难以忍受的繁重苦役,过着牛马不如、暗无天日的奴隶生活,无数没有留下姓名的特殊工人悲惨地死于非命。

然而,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特殊工人们没有屈服于敌人的淫威,他们在失去组织和人身自由的极端困苦环境下,秘密组织起来,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坚持对敌斗争,谱写了一曲曲特殊工人大义凛然、浩气长存的英雄赞歌——这里记述的就是部分东北特殊工人英勇斗争的真实故事,它理应载入东北人民前仆后继、勇抵外侮的英雄史册。

# 目 录

|                   |       |
|-------------------|-------|
| 引 子               | (1)   |
| 第一章 阜新新邱暴动        | (1)   |
| 一、一座特殊的集中营        | (1)   |
| 二、阜新矿新来的苦力        | (18)  |
| 三、新邱暴动            | (29)  |
| 第二章 脱出牢笼          | (42)  |
| 一、海洲工人“辅导所”       | (42)  |
| 二、“十月特支”          | (59)  |
| 三、脱出牢笼            | (74)  |
| 第三章 太平、夏菜园子的特殊工人  | (87)  |
| 一、太平矿不太平          | (87)  |
| 二、夏菜园子的斗争         | (97)  |
| 三、硬汉子黄廷芳          | (115) |
| 第四章 抚顺万达屋暴动       | (131) |
| 一、信念              | (131) |
| 二、“宁可英勇的死 反对屈辱的生” | (146) |
| 三、扑不灭的烈火          | (162) |

|     |                 |       |
|-----|-----------------|-------|
| 第五章 | 抚顺矿的特殊工人·····   | (179) |
|     | 一、龙凤矿风云·····    | (179) |
|     | 二、栗子沟怒火·····    | (198) |
| 第六章 | 地火在燃烧·····      | (217) |
|     | 一、南昌矿风云·····    | (217) |
|     | 二、一个对敌斗争小组····· | (227) |
| 第七章 | 本溪矿怒火·····      | (237) |
|     | 一、心中的旗帜·····    | (237) |
|     | 二、血染煤田·····     | (253) |
|     | 三、斗智斗勇挫敌焰·····  | (261) |
|     | 四、这里也在战斗·····   | (271) |
| 第八章 | 新的征途·····       | (281) |
|     | 一、黎明前·····      | (281) |
|     | 二、金戈铁马普新篇·····  | (294) |
| 后记  | ·····           | (303) |

# 第一章

## 阜新新邱暴动

### 一、一座特殊的集中营

#### 石家庄“劳工教习所”

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冀中平原上战火纷飞，硝烟弥漫。

6月初的一天，天，阴沉沉的，使人感到压抑、沉闷，甚至有些窒息。

在石家庄的南部，一座被当地人称为“南兵营”的门前，突然气氛异常。一队荷枪实弹的日军士兵杀气腾腾，列队两侧；院门附近的两座炮楼也探出黑洞洞的机枪口，交叉指向公路；几只狼犬趴在主人身旁，卷动着长舌，盯视着公路远处。

不一刻，几辆日本军车向这里驶来。没等军车停稳，日军士兵挺着刺刀蜂拥而上，立即把军车团团围住，一个个横眉竖目，如临大敌。

只见从车上慢腾腾下来一些人,有的身着土布军装,有的是普通农民装束,还有些人被五花大绑。日军士兵端着刺刀,像轰羊一般把这些人撵进大院,随后关上大门。院内顿时响起此起彼伏、杂七杂八的吆喝声……

这座“南兵营”是座什么样的机构呢?汽车拉来的又是些什么人呢?

故事便从这里开始。

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自从 1931 年 9 月 18 日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以后,把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1937 年 7 月 7 日,他们又悍然挑起芦沟桥事变,向中国内地发起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利令智昏的战争狂人们恨不得一口把整个世界吞下,又于 1941 年 12 月挑起了太平洋战争,把魔爪伸向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各个角落。庞大的军费开支,惊人的战争消耗,使日本国内的财力、物力、人力都出现异乎寻常的困窘。于是,他们便加紧了对占领区资源的掠夺,并策划了驱使殖民地人民和战俘为他们效力的阴谋,妄图以战养战,挽救濒临灭亡的命运。

这座“南兵营”便是为这一罪恶政策服务的劳工集中营,公开名字叫“石家庄劳工教习所”。

在这座集中营里,关押着日军历次扫荡抓来的八路军官兵、抗日根据地及游击区的抗日干部、老百姓以及部分国民党部队的官兵。这些人进入这座集中营以后,经过严刑审讯、甄别,划分成干部班、普通班和警备班,然后进行所谓的劳工“训练”。

敌人为了防止被俘人员逃跑、暴动,在集中营周围设了两道电网。电网中间又挖有两丈多深的封锁沟。大门两侧的两座钢筋混凝土筑成的炮楼上,一队日本士兵在这里昼夜巡逻、站岗,戒备森严。



凶残的敌人以为，刺刀、暴力可以征服一切，孰不知中华民族素有抵御外侮的光荣传统，以推翻旧世界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铮铮铁汉。就是这些不可征服的共产党人，在这座吃人的集中营里，在地下监狱般的矿井深处，率领战友们同敌人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以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战士的尊严，谱写出气壮山河、震慑敌胆的英雄诗篇！

### 战友相逢在狼窟

“二千八百零一号！”

“有——”

“二千八百零二号！”

“到——”

集中营里响起刺耳的点名声。

“进去，统统地进去！”

日军士兵端着刺刀把人们往一间间大房子里赶。

在这支队伍中有两位八路军战士装束的人，他们一会儿东张西望，一会儿窃窃私语，就像浏览异地风光的外乡人，根本没把身旁雪亮的刺刀，炮楼上直指胸膛的机枪和敌人的耀武扬威放在眼里——这两个人在登记表上的名字分别叫李满贵、马良，身份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第三团的战士。

抗大，是我党直接领导的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其前身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七·七”事变以后，八路军挺进中原，为了加强抗日队伍的干部建设，抗大先后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建起了十二所分校，抗大二分校便是建立在晋察冀边区的分校之一，校址设在河北灵寿县西北的陈庄、大庄、白家河、韩信台等十几个村庄。该

校除设有高中、附中以外,还抽调一部分连排干部组成一个步兵团,一边作战,一边学习,在斗争中培养抗日队伍的骨干力量。李满贵、马良的真实身份分别为这个步兵团的政治教员和宣传股长。<sup>①</sup>

李、马二人机警地观察着周围的地形、地物,观察着敌人的数量、装备。这时,李满贵突然觉得胳膊被人轻轻拽了一下,他扭头一看,不觉一惊,但马上又镇定下来,若无其事地同对方迅速交换了一下会意的眼色。

敌人把这些人按着编号押进一间间大房子里,李满贵、马良则被押进一间大席棚子。看样子这是一座堆放破烂的废仓库,坑坑洼洼的地上堆满残砖烂瓦,一丛丛淡黄色的野草顶着黑浊的水珠,满棚子弥漫着令人窒息的霉湿的气味。李满贵紧皱眉头,望着席棚子里人们的各种表情,心头像被一只无形的巨手猛地一捏,热血一下子涌向脑门,几天前一幕幕腥风血雨的战斗涌现在眼前……

日本侵略军为了封锁分割我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在我游击区和根据地内大量修筑公路、碉堡、沟壑、高墙,形同“囚笼”,名之曰“囚笼政策”。谨冀中这个地区,敌人就在八千个村庄、六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修筑据点一千六百多个,公路三千多公里,封锁沟一千七百多公里。碉堡成群,火力相接,沟路纵横,密如蛛网,将我冀中根据地分割成二千六百多个碎块。真是“抬头见岗楼,迈脚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处处是狼烟”。

1942年5月,日寇对冀中地区进行了规模空前的“五一扫荡”。敌人出动一万余兵力,对冀中区沧石路南、石德路北、深唐路东、滏阳河西这块纵横不到一百里的地区实行了“铁壁合围”和篦

---

<sup>①</sup> 李满贵,原名朱韬,1931年入党,1938年入伍。解放后曾任解放军某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马良,原名李振军,1937年入伍,同年入党。曾任中国武警总队政委。朱、李在大扫荡中被俘后分别化名李满贵和马良。以下各章出现的人物均以当时的化名出现。

梳式的扫荡。抗大二分校第三团官兵面对气焰嚣张的敌人没有屈服，他们四处伏击，转战乡村、平原，与数倍于己的敌人进行周旋。但是，由于这一地区无险可依，众寡悬殊，为了保存部队实力，团党委决定化整为零，分散游击，配合地方武装坚持开展游击斗争。

6月2日这天，李满贵、马良率领一支小部队转移到沧石路北，突然在郎仁遭到敌人的重兵包围，李、马同时被俘，被押解到淮安平县敌人看守所。

敌人为了捕获八路军的重要干部，窃取我军事情报，对被俘人员施尽酷刑，妄图撬开抗日战士们的嘴巴。然而，他们从李满贵、马良的嘴里什么也没有得到，其他被俘人员也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都是战士，这里面没有干部！

敌人无奈，便把他们押解到石家庄劳工教养所，企图驱使这些人为军国主义的掠夺计划效劳。

夜幕降临，教养所四周万籁俱寂，虫声唧唧。从碉堡上射出的两道探照灯光像两道冷剑在每间大房子外面扫来扫去，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吠，更为这座阴森森的集中营增添了几分恐怖。被敌人折磨数日的难友们大多倒在乱草上睡着了，蚊子、小虫在他们的脸上、身上肆虐地嗡叫着，吮吮着他们的鲜血。然而，疲惫不堪的人们已顾不得这些，只是不时传出低沉的鼾声和痛苦的梦呓。

靠门边的三个人没有入睡，他们侧身紧靠在一起低声私语着。他们中除了李满贵、马良以外，另一位便是在集中营院里悄悄拉了李满贵一把的黄新生<sup>①</sup>——他也是抗大二分校三团的干部。6月1日因队伍分散，同根据地的一些群众一起被俘，黄新生自称是八路军某部的理发员，敌人几经审问，见“油水”不大，便把他也押送到石家庄劳工教养所。

---

<sup>①</sup> 黄新生，原名黄涤尘，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解放后曾任解放军某部训练部部长。

刚来那天,黄新生见到李、马二人,悲喜交集,悲的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也遭罹难,喜的是在新的战场上又有了志同道合的同志。

碰巧,黄新生同李、马分配在同一间大房子里,他们便抓紧时机,在一起研究今后的斗争策略和途径。

“一些同志情绪低落,后悔不如在战场上拼死了事,像这样半死不活、受尽凌辱,不如趁早死了好!”马良是1937年入伍的老战士,在党的培养下一直从事宣传工作,日常的工作习惯使他善于发现战士们每一个微小的思想变化。

李满贵习惯地皱着眉头,低声说道:“可悲的不是我们被俘,而是我们的同志在困难面前产生悲观情绪,我们党员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把同志们的情绪振作起来……”

“是啊,死并不可怕。”黄新生接过话,“从入党那天起,我这一百多斤就交给党了,只要眼睛没闭上,和敌人的斗争就不能停止。我们不能不明不白地死去,现在要紧的是鼓舞同志们活下去,顽强地活下去!保存力量,寻找重返部队的机会。”黄新生1936年入伍,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常年的戎马生涯使他襟怀坦白,敢拼敢闯。如今,从他那慷慨激昂的发言和深邃的目光中可以看出,共产党员神圣的宗旨仍然在他的心中闪烁。

李满贵一骨碌坐起:“对!我们要把这里的难友组织起来,设法夺枪暴动,让敌人的老窝乱营,冲出一个是一个!”

马良沉思了一会儿,摇摇头,说:“现在重要的是摸清敌人的意图。从字面上看:劳工教习所,似乎要把我们‘教习’成劳工,只要出了这个大门,我们不会没有机会逃出去。老李,你说呢?”

李满贵默默点点头,没有作声。

马良接着说:“我建议,首先由我们三人组成政治保证组,秘密串联党员和积极分子。先把大家的心拧在一起,保证人人不屈服,不变节,不投降!”

黄新生赞同地点点头：“我同意。只要坚定的信念没有在难友们的心中毁灭，我们就完全可以赢得斗争的胜利——另外，我还想，在我们没来之前这里面就关押着部队和地方的一些同志，肯定会有党的组织，根据地的党组织也不会忘记我们，我们是不是分头找找，再做下步打算……”

夜幕深沉，繁星满天，集中营像头吃人的怪兽匍匐在阴森的旷野里，四周的电网发出嗡嗡的低鸣，幽灵般的敌人流动哨挺着雪亮的刺刀，在集中营内外走来走去。然而，就在这座吃人的魔窟里，三颗共产党员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怦然有力地跳动着。一次特殊的会议，正在这里继续着……

## 初次交锋

当东方刚刚泛起一片青灰色，集中营完全笼罩在一片浓厚的大雾中，突然，一阵尖厉的哨声划破了凌晨的寂静，一群日本兵荷枪实弹站在大房子门前狂呼乱叫着：“起来！统统地起来！”

难友们揉着惺忪的眼睛，顾不得摘去沾在头发和衣服上的碎草，来到院子里集合。一个个子不高的日本人，满脸凶气地站在队前，一双贼溜溜的眼珠子来回扫视着集合的队伍，然后声嘶力竭地训起话来——他就是这座集中营的头目之一，名叫依东。

依东以半生不熟的汉语大肆诬蔑和谩骂共产党、八路军，吹嘘日军的“鼎鼎武功”和“不可战胜”。站在队伍里的黄新生看到这家伙趾高气扬的样子心里来气，轻轻捅了捅身边的李满贵，低声说：“看这小子的德性，有一天非把他拧两截不可……”这时，不知是谁在队伍里嚷了一句：“你他娘的满嘴喷粪，不会讲人话就别胡咧咧！”队伍顿时哄然大笑起来，有的人也随声附和，七嘴八舌地哄哄

起来。

依东虽说没有完全听明白这句话,可是看着人们的表情心里也明白了大半,气得他脸青一阵、白一阵,仁丹胡一撅嚷了起来:“谁的说话?谁!”

人们没有理他,还是乱哄哄地吵个不停。

“八嘎牙路!你们的是战俘,是大日本皇军的战俘,不听话的统统死了死了的!”依东像只发疯的狼狗,咬牙切齿地咆哮着。

人们渐渐平静下来,依东气鼓鼓地又着腰,耍起了威风:“统统给我喊口号——‘打倒八路军,消灭共产党,建立东亚新秩序’,我的喊一……二,统统地喊!”

依东瞪圆了双眼,仰起脖子高喊:“一——二!”

队伍鸦雀无声,无人应和,依东更是怒不可遏,唰地抽出洋刀,指着人群:“谁的不喊,死了死了的!”

他转身来到第一支方队面前,用洋刀在空中划了一个半圆,恶狠狠地嚎叫:“你们的喊,让他们的看看!”原来,这支方队是国民党部队的被俘人员,随着依东的领头,队伍里响起了长短不齐、乱七八糟的口号声。依东满足地咧了咧嘴,又回到李满贵、马良等人的方队前:“你们的明白,口号的喊,良民的一样!”

侮辱,不可忍受的侮辱!战士们义愤填膺,挺起胸膛,横眉冷对着面前这位凶残的魔王。

“一——二!”

队伍鸦雀无声。依东看到的是一尊尊高昂起来的头颅和一双双闪着怒光的眼睛。

“一——二!”

队伍还是鸦雀无声。

依东气得暴跳如雷,一把拉出队前的一位小战士,把明晃晃的洋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恶狠狠地说:“你的,口号的喊,放你回家!”

小战士昂起头，眼睛里喷出仇恨的火焰，像两道利剑直向依东射去。依东见眼前这位小战士也敢违抗自己的命令，不禁兽性大发，把一切暴怒都集中到这位小战士身上。他扬起巴掌恶狠狠地向小战士打去，顿时，五道鲜红的血印出现在小战士的脸上。依东还不解气，又飞起脚向小战士的腰间、胸前狠狠踹去，小战士痛苦地嘶喊一声倒了下去。

“住手，为什么打人！”李满贵冲到队前护住小战士，马良、黄新生，还有几名战士也冲到依东的面前，队伍顿时乱了套。

“不许打人！”

“太不像话了！”

“揍这龟孙！”人们七嘴八舌地呼喊着。

“造反了！你们造反的有！”依东按捺着内心的空虚，一挥手，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呼地围了上来，明晃晃的刺刀对准了愤怒的人们。

李满贵把小战士扶了起来，替他拭去嘴角的鲜血，战士们紧握拳头，怒视着敌人，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这时，一位身着便衣的中年人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他来到依东的面前，低声嘀咕了几句。依东见有人帮着收场，乐得赶快找个台阶，扭转眼前的尴尬局面，便挥了挥手，把端枪的日本兵们斥退，“早操”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 “五月特支”

开饭的时间到了，人们回到大房子里，早饭每人是一碗发了霉的小米饭，再就是一块长着白毛的咸萝卜条。

马良没有心思吃饭，琢磨着刚才发生的事情——那个着便衣

的人是谁呢？他的政治身份又是什么样呢？

这时，李满贵从外面兴冲冲走了进来，趴在马良的耳边：“老马，有好消息！”

马良一怔，低声问道：“什么好消息？”

李满贵眨了眨眼睛：“王风同志也在这里……”<sup>①</sup>

“老王？”马良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自从抗大三团化整为零以后，该团锄奸干事王风就与他们失去了联系，没料想今天在敌人的集中营里却意外得到了他的消息。

“这么说，他也关在这里？”

李满贵微微点点头。

马良叹了一口气：“又一位战友被俘，这算什么好消息！”

“吃罢饭，他要到我们这儿来，有重要事情商量……”

马良若有所思，眉宇间微微蹙起几道皱纹。

吃罢早饭，也许由于早操的不愉快，依东没有安排其他“教习”课程。人们在电网、深壕围着小天地里尚可以“自由”散步、交谈。

不一会儿，王风真的来了。老战友见面分外亲热，李满贵、马良、黄新生、王风四个人都有满肚子的心里话要向战友倾吐，可是，他们知道，今天不是谈这些话的时候，他们面前有着更艰苦、繁重的担子等待他们去承担啊。

“你们知道鬼子把我们关到这里要做什么吗？”王风挨个端详着战友们问道。

黄新生说：“不知这帮家伙要搞什么名堂！”

“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战线越拉越长，人力越来越紧张，他们便想利用战俘，甚至到根据地去抓老百姓，分批押送到日

---

<sup>①</sup> 王风，原名赵秉钧。解放后曾在解放军空军某部任职。



本和东北煤矿做苦工……”

没等王风说完，李满贵狠狠骂了一句：“这帮兔崽子想的挺美，不知道老子不是那么好支使的！”

王风接着说：“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地下特支书记王泊生同志指示——”

“地下特支？”

“王泊生同志也在这儿？”

战友们被这两桩消息惊呆了，禁不住地发问。

“是的，冀南五分区地委书记王泊生同志被捕以后就关押在这里，但身份一直没有暴露。上个月初，他组织一部分坚贞不屈、严守秘密、能够经得起考验的共产党员正式成立了教习所党的地下特支，由王泊生同志任特支书记……”

“这么说，王泊生同志还在这里？”马良性急地问了一句。

王风一下子沉默下来，他的嘴角抽动着，用低沉的语气说：“他已经被敌人押走了，现在下落不明。”

李满贵、马良、黄新生三个人都慢慢低下了头，暗暗为这位可敬的老战士担忧。

王风沉默了一刻，又接着说了下去：“王泊生同志也是‘五一大扫荡’被俘的，到这里以后， he 先是串联徐学俊、史寒光、王春林等人成立了党的‘同情小组’，接着组织了特支……他走后，由谷子珍同志接任特支书记。”

“谷子珍！”李满贵、马良都几乎惊叫起来。谷子珍是抗大三团的组织股副股长，没想到他也被俘押到这里。

“除老谷外，我也参加了特支工作。王泊生同志临行前指示我们，教习所里党的工作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用党的旗帜把我们的战士紧密地团结起来，同时争取那些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劳工政策做坚决斗争！”